家 常

黄慧（四川）

“家常”，是一个多么平淡的词，虽然无处不在，充盈着我们的生活和记忆，却总是被忽略。年少不羁时，向往的是出众、张扬，惊艳。穿衣服要挑最新款的；写文章，一定要绞尽脑汁，语不惊人死不休；向往的爱情是轰轰烈烈，海枯石烂。人在平庸的日子里，却织着最绚丽的梦，憧憬着鲜花着锦，步步生莲。

但始终逃脱不了这凡俗，这日复一日的寻常岁月，而我，仍是最普通的一个我。

不知从何时起，我渐渐喜欢上了这家常的味道。

它平淡，朴素，却不庸俗，如阳台上悄悄绽放的一朵朵小茉莉，从不争妍，用缕缕芬芳陪伴着夏日人家的漫长光阴，不刺激不浓艳，却最安心定神。开了，就开了，谢了，就谢了。如每一个季节，每一个节气，每一天，寻寻常常，生活，淡然而温情地继续着。

家常，是家乡的小桥流水，小船从垂挂常青藤蔓的桥下经过，人们在水边淘米洗菜，说着家长里短；杨柳树间，飘过一片片彩色的衣裳；远处的田野，油菜黄了麦苗正绿，几双燕子飞入寻常百姓家。这是最真实的生活，弥漫着亲切随和的气息，无风起云涌，也无大喜大悲，却应了那句话，人间有味是清欢。

烟火气息，是日日三餐的家常，青瓦上生出苔痕，门前的旧对联褪了几分颜色，是光阴里的家常。那天，坐车经过附近郊县，风轻云淡，处处皆是景致。路旁一家不多大的菜园，却是层层叠叠的青绿，玉米苗、空心菜、南瓜藤，小白菜……园子那边，是自建的楼房，粉墙，黛瓦，院里有小孩玩耍呼叫，再寻常不过的情景，却让人心头柔软。与繁华无关，却有一种平民的欢喜闲适。

春天檐下听雨声潺潺，脚边卧一只慵懒的猫，我听雨，猫贪睡，皆偷得浮生半日闲。暑热时撑了花伞去集市剖半只西瓜，用大勺舀着吃；赤了脚在冰凉地板上跑，何必顾什么形象，家常就是不伪装，在外面可以装，唯独过日子不能装，也装不下去的。秋天时忙着晒萝卜干、豇豆干，长长的一串串挂在阳台上，渐渐脱去水分，最后用塑料袋分装，感觉像收藏了一个丰盛慈悲的秋天。等到了冬天，家人围坐一起吃火锅，喜气洋洋。

是的，数不胜数四季里的家常，确无大事，但都是时光的点滴，酿出情绪的细节。

家常是与世界的接近，以为是妥协，渐渐却发现，这里藏着很多的美好与快乐。

家常无毒无公害，可以完全放松，不必正襟危坐，也不必有任何顾虑。

家常菜最是养人。材料不奢华，调味品也不复杂，更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剂，烹饪出来，却偏偏美味可口，让人大快朵颐。下班回来，走到楼下，忽然闻到谁家炒菜的香气，烟火之气，饭菜香。结束了一天的工作，我回来了，微微疲惫，闻着这家常菜的香味，更多的却是满足。

家常菜，吃得踏实，而且做菜的掌勺大厨们，可谓各有各的手艺和经验，这才是真正的私房菜，独此一家。母亲的厨艺很好，无论是煮一小锅粥还是烧一大桌菜，她都不慌不忙，游刃有余。姑婆来我家，她已八十高龄，却还亲自下厨，为我们做脆皮鱼，这是她最拿手的菜。我在一旁打下手，见她颤动的银发，以及娴熟的动作，心里温暖而感动。我也在别人家吃过饭，特别欣赏、敬佩会做饭的长辈，他们和我的母亲一样，勤劳吃苦，甘于平凡，一日三餐里，也倾注了他们满满的爱与关怀。

买了两件家居服，棉质，素雅，在家里穿着很舒服。衣食住行，不过是琐碎的家常，而不是哗众取宠的走秀。关上门，做做家务，看看电视，给远方的亲人打个电话。问的也是吃饭了吗？你那边下雨了吗？

激扬文字催人上进，而闲话家常则让人安宁。

与我们最密切的是家常，包括爱情。夫妻间说着柴米油盐，工资孩子，没有了年少时的轰轰烈烈，惊天动地，在平凡的日子里，切实地忙碌，与生活紧密相连，任那细水长流。

转身遇见秋

宋莺（上海）

阳台上还有夏花开，园里还有夏草绿，转身却见一叶黄，猛然惊觉“一叶知秋”的况味，秋似金蝶翩翩来。不经意间，季节的调色盘已悄然调出了秋的色调，让抓不住的日子如手中沙在五彩斑斓的秋色中纷飞坠落。只一转身，花就谢了，叶就黄了，风就起了，雨就落了，天就凉了，发就白了，人就散了……奔跑在时光的田埂上，四季飞快地轮回，人生飞快地流逝，似乎都浓缩在转身之间，生如夏花之绚烂，死如秋叶之静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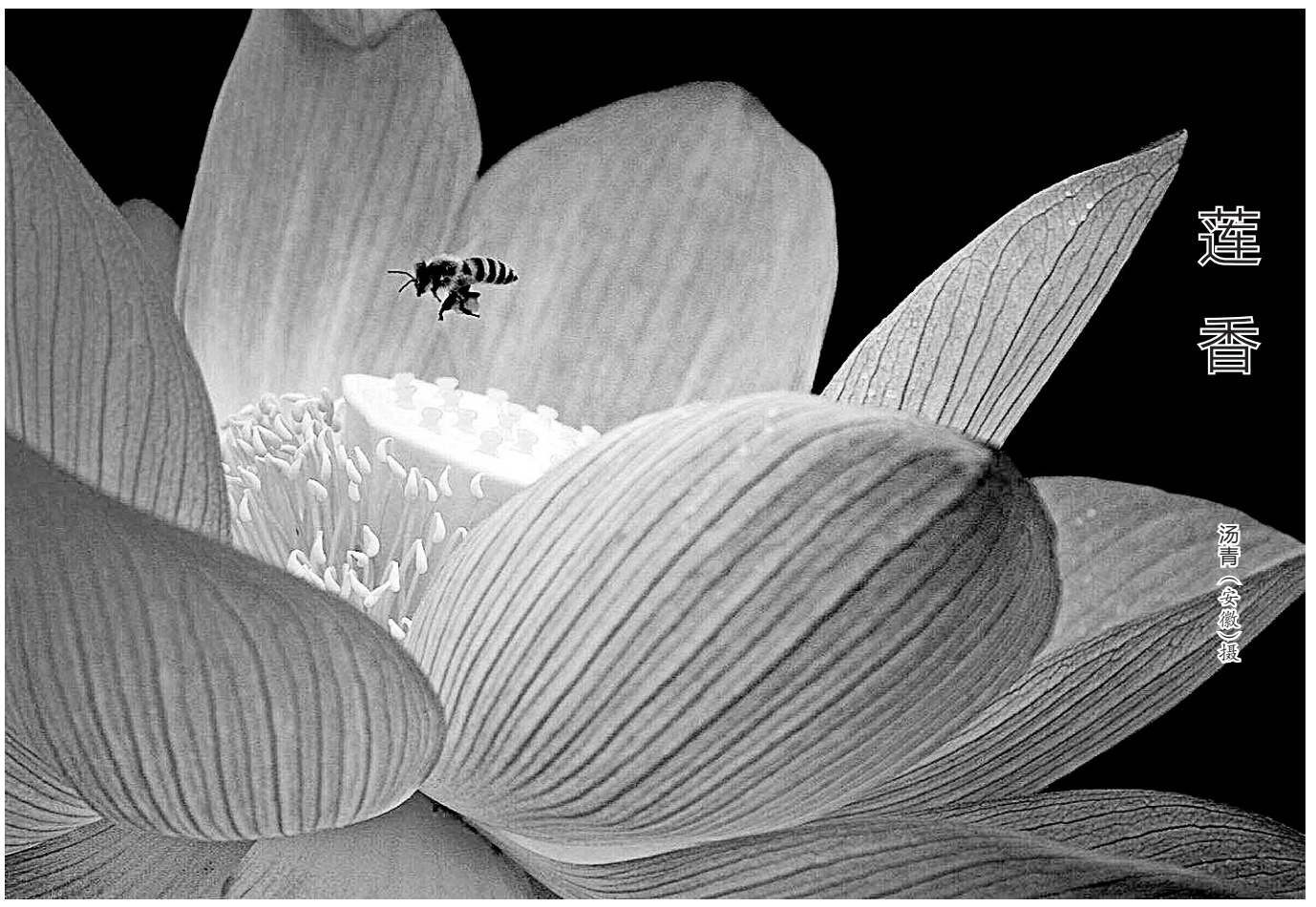
夏天还来不及粉墨登场的裙子，只好落寞地呆在换季的衣柜里收起私藏的小风情。你看，四季常青的绿萝虽一副不服老的样子，但它的绿辫却已悄然垂至秋杯之沿，酣畅淋漓地醉饮秋天这杯醇香的美酒。铜钱草已撑起圆圆的伞，准备接住第一场秋雨，打磨几颗亮丽的“珍珠”，挂在秋天的颈项。含苞的茶花正偷偷酝酿秋的心事，只等秋风掀开那藏了一季的秘密。白掌的花儿伸长触摸秋天的手，如被秋风灌满的白帆，随时准备向秋的海洋启航。鸟儿偷食了盛夏的最后一粒葡萄——那挂在夏天的最后一只耳坠，在秋藤上荡着秋千，唱着一支承前启后的歌，不知是夏的最后狂欢，还是秋的序幕演出，只管衔去秋枝做温暖的窝，应对即将到来的寒凉。

夏天的阳光仿佛还在弹拨着光亮亮的琴弦，在耳畔叮咚作响，不经意间，季节的手悄悄调节了变调器，转身便迎秋风拂面，便闻秋声四起，不知从何时起，夏天的蛙鸣已变成秋蝉声声，秋虫唧唧……秋梦眯缝着眼，却竖起了一只只金黄的耳朵，静静聆听，妙响涤尘，天籁洗心，如秋风把秋空洗得辽阔疏朗，如秋雨把秋月洗得宁静澄澈！

挥别那被风吹过的夏天，只有花知道风来过……仿佛还在夏里，等一朵莲开，在水之湄，静闻其芳；仿佛还在海边，等千帆落尽，在海之涯，静听涛声依旧，将下落不明的爱撒向天涯海角……却转身遇见秋，看经久不散的秋雨落成彩虹！

夏日的麦芒如宝剑般守护着生的希望，转眼就被收进了粮仓，忙碌的人们挥汗如雨……是啊，秋天是收获的季节，但没有播种，哪来收获？我的心是被秋香浸染的灵魂，布满了诗意的泉眼，秋雨如鞭，抽打着我去诗田播种，酿得已经发酵的文字正蠢蠢欲动，整装待发！

秋天如一个半醒中年的女子，花至半开，酒至微醺，半睁半闭的眼，静看季节变换，花谢叶落，人来人往，时雨时晴，时悲时喜！秋天的手指在季节的键盘上灵巧地敲打出浸染秋色的文字，喜欢在这秋天的傍晚，坐落秋霞，坐升秋月，坐在时光的宁静与清凉里，静静地读一些含香的文字；喜欢手执素笺，让文字如绿藤不断地长出新叶，在每一个季节优美地爬行，诉说四季轮回，安放尘世喧嚣！



莲香

汤青（安徽）摄

老夏嫩秋

米丽宏（河北）

立秋日，伏天未尽。

夏老得只剩了一身骨，秋嫩得只是一个影儿。悄悄滋出来的一点秋气，入了水，上了树，沁到季节的皮肤里。

阳光明亮，光线依旧笔直倾泻，像水一样洗亮所有的树冠，花枝的光影，清晰如剪纸。正午时分，风摇着地上的树影，人和狗，都恹恹地躲在树下乘凉。时光，亦如长夏的节奏，慢慢地慢慢地挪移。

可是，树影已悄悄偏转了一点点角度，溽热被清风撕开了一道缝儿，一抹清凉溢了出来。早起、晚间，走在路上，秋气拂过小腿和脚踝，凉凉的，像从冰箱里刚刚取出的柠檬水。裙摆飘了一下，落下又被牵起，衣袂飘拂，便有了飞升之感。那种轻盈欲飞的感觉，断不是暑气所能给予的。

秋气，澄澈，净凉，一点一点泛生；接下来，萧索，一步一步演进。我们就这样，发觉了夏季的撤离、秋天的登临。它仿佛不是季节的轮回，而是精神的产物。它盘踞在心灵和血液里，张望，寻觅，期待着外界的接应。

葡萄不是熟了吗？带着一种被阳光烤紫的甜香，那样饱满，在秋气初萌之时，让人品尝到一种夏日终结时懒洋洋的芬芳，吃完一颗，心头回荡着一种微醺的甜。秋虫，不是闹起来了吗？野音闲适，弥漫如烟，蝈蝈、纺织娘、油葫芦……秋气慈悲，鸣声如雨，生命的长短尊卑，都不值一提。

往往，立秋十余日，才见秋气生。立，是酝酿，是开始，是新生。它是刚抬起的脚步，是才叩响的门环，还不见旅途大观，也不见门庭盛景。

秋，刚刚透出一点苗头。

若四季真如刀裁般整齐划一，如编好的程序轮番上场，那岂不是太呆板、太分明、太拘泥了吗？就如一个做梦者，做梦之际已规划好梦的进程和结局，岂不无趣。季节的推进，它跟这个世界的变革一样，除旧中夹着新生，衰落里杂着兴起。那一点点春意思、夏朦胧、秋气色、冬韵致，便是除旧中的新生、衰落里的兴起。也许就是这样，追求，奋斗，破旧立新，后浪推前浪，多彩的四季和庞大的世界，借此缓缓向前。

秋气一点一点溢出，季节渐渐演变。用不了多久，秋，稚嫩的臂膀，粗壮了，将蓝天一撑，天空高远起来，云淡，露凉，水清了，菊也黄了。一潭秋水，盛得下万物。像一个人，越过青春的山丘，进入中年，走着走着，峥嵘的头角，沉静下来；满脸的青涩，成熟起来。

老夏，嫩秋，便是那转折处的一点点跌宕起伏。

从此，人生进入秋凉，身体里，惊涛骇浪缓缓消退，渐渐汇流成一泓秋水，沉着平静。心上，有秋，不惟是愁，还是一种丰足，一种成熟，一种自得圆满，和圆融。四季宛如纸上行书，秋，是一管枯笔甩尾，洗尽铅华，尘埃落定，最好的境界哎。

啃 秋

俞国荣（浙江）

在我的家乡，乡间有立秋之日“啃秋”的习俗，以此表达“啃下酷夏，迎接爽秋”的祈愿。

啃秋要啃的，首先是西瓜。在我的家乡，立秋那几天，烈日炎炎，蝉声如织。街头上，有瓜贩在卖西瓜。他们用毛驴车拉着西瓜，进村后选个浓荫处，先挑出个儿大、皮薄、用手一拍嘭嘭响的熟透的瓜，拿出切西瓜专用的刀，拦腰一切，嘿！沙瓤黑籽。卖瓜人再利落地把西瓜切成若干小条块，扯开嗓子吆喝道：“沙瓤西瓜，啃秋败火！”这一声吆喝，便会唤出一街筒子人来，把瓜摊围个水泄不通。

我儿时，乡亲们日子偏紧，没有买囫囵西瓜的，大都是一户人家花一两角钱，买上两三片西瓜，让老人和孩子啃秋应节令。手头没有现钱的，就用鸡蛋换，一个鸡蛋换一片西瓜，换来了老人满脸的笑纹和孩子欢快的笑声。这时，头上绿叶，脚下树荫，耳旁蝉声，配上沙瓤黑籽的西瓜和人们的欢声笑语，以及老汉的旱烟袋、老婆婆的蒲扇、小儿啃西瓜时流到肚皮上的红色瓜汁，还有身边的鸡鸭和柴火狗，勾勒出一幅鲜活的啃秋图。不论何时想起来，都是一份幸福的记忆。

街头有卖西瓜的，而在为数不多的瓜园里，更是诗情画意。因为是在野外，尽管骄阳似火，仍有习习微风。瓜园的井台上，通常会有一两棵密枝浓叶的树，除了蝉鸣，还有黄鹂婉转的叫声。在树荫里，戴着捂眼布的毛驴在拉动水车。井台上如绿毡子一样的蓑草上，摆着切开的西瓜，有敞开衣襟的男人们在啃瓜，他们大都是瓜主的好友和街坊邻居。流着水的垄沟里，还泡着几个大西瓜。立秋日用西瓜招待众乡邻一道啃秋，倒也其乐融融。

在乡下，用来啃秋的并非只有西瓜。因为，立秋这个时节，大田里能够啃的东西还有很多种，这些东西不稀罕，家家自留地里都有。

立秋这天早晨，农人就会指使孩子到自家地里去掰上一篮玉米棒子。此时的玉米刚刚灌满浆，嫩得用指甲一掐就会流出白白的浆汁来。回家后，剥去皮，当娘做饭时就放到箅子上把它蒸熟，也有放到锅里煮熟的。早饭的主食就是这些棒子了，因为是刚从大田里掰回来的新鲜棒子，新粮的味道特别香，大人孩子都喜欢啃。一家人一边啃，上了年岁的老人就一边念叨：“啃啃秋，痱子丢。”意思是啃了秋，就不会起秋痱子。我们这些孩子则会高兴地唱道：“立秋啃棒子，长成大胖子。”

孩子们还有一啃，就是把掰了棒子的玉米秸秆当甘蔗啃，边啃边嚼边吸，甜丝丝的，于是就有儿歌唱道：“二四六，一三五，立秋来了赶大暑。玉米秸，像甘蔗，一辈子不愁吃和喝。啃啃啃，咬咬咬，半夜不往茅房跑。”说的是啃了秋就不会闹腹泻，有保健作用。

乡间有句俗话：“茄子立秋肉，山药地里金。”意思是说立秋时节，茄子长老了，咬起来似吃肉，而山药也长到一定的程度了，此时若挖出来煮了吃，它的瓤金黄金黄的。所以，啃秋还离不开啃茄子和山药。因为这两种东西都能够生吃，用它们啃秋就方便许多。立秋时走在乡间的土路上，你准会看到农人在田埂或地头啃着这两样东西。

茄子是长在菜园的茄子棵子上，一眼就望见了。捡个儿大的、皮紫发黑的摘，摘下后，如果附近有浇园的，就用水洗一洗；没有浇园的，干脆用手抹一下就能啃。啃时如果菜园里有大葱，搭配着啃那就更来劲了。

而山药则是长在土里的，这就需要把它的蔓子拨开，如果哪根蔓子下面的土裂开的口子大，就说明山药大。把山药从土里用手抠出来后，用牙齿把外皮啃去，就可以抡开腮帮子大嚼特嚼了，这正是“立秋时节民俗多，啃秋咬秋乐呵呵。莫道农家重旧俗，欢声笑语一笸箩”。

五彩池 第381期

篱笆

唐文胜（湖南）

在洒满阳光的田头
篱笆是庄稼忠实的卫兵
他们朴拙的手臂相挽
构筑乡村的风景

有篱笆的地方
情绪日益生动
农妇的才情和春潮一起喷发
没有如椽的画笔
照样在篱笆上作画

这样的图画
不需要落款和题跋
菜花就是印章
瓜果蔬菜便是新鲜的主题
篱笆上诞生的画卷
已成流芳千古的经典
和风细雨为它润色
日月星辰为它添彩
所有丰腴清新的日子
都为它而收藏

真好，乡村篱笆
城市旅人
遥远而亲切的朋友
我从千年的咏叹中
摘取你野生花蔓上的紫红
把它插上风尘仆仆的鬓角
从此
那长长的旅途上
便可随时品赏
陶潜先生
醉时
遗落的绝句

荷语

谢章成（江西）

纵有万种风情
都抵不过你那
婀娜纤楚里的含羞低眉
将一只装满美酒的蓬杯
故意遮藏在袖底
低头悄呡一口
转过身来便是满脸绯红
接天映水
迎风曼舞
我仿佛听到
和着叶底的蛙声
你们在喁喁而歌

（外一首）一朵睡莲

凌波照影
顾盼生姿
是沐浴而起的娇娃独秀叶间
是羞不胜风的仙子飘然举袂
其实都不是
它只是一朵睡莲
一朵绽放在阳光下的睡莲
水鸟轻轻掠过它的额头
鱼儿在它叶下悠然嬉戏
这种美丽无法描绘
那就请风儿轻一点吹
让它就这样在阳光下
静静开放

立秋

魏益君（山东）

立秋
站在季节的枝头
将外露的性格尽情张扬
催熟着大地成熟的心事

立秋的雨
开始缠绵起来
细细的雨丝
弹唱着秋的旋律
将远山近水
晕染成一幅多彩的油画

立秋的风
开始馨香四溢
随风飘散的
是瓜果梨枣的香气
馥郁了季节
醺醉了农人

爹，坐在秋天的地头
揪一把秋韵沏一壶浓茶
品尝着季节的味道
看庄稼定形
听果实成熟
脸，激动成红高粱的颜色

立秋
敲打着农家的窗户
开始报告又一个
成熟了的喜报